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言袁了凡綱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PDG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五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琅琊 王世貞

袁黃

編纂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帝始建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歲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大

抵秦泰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鑑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韓王成三年○是歲秦已亡

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

以組

組天子之轂也繫頸者以示歸服欲自殺也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軹音軹軹道在雍州萬年縣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

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以降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丘瓊山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

是沛公至灞上秦王子嬰奉璽符以降沛公既受其降則伐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往度幾王者之師矣

鑑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走音奏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

圖籍藏之

圖籍律令圖書載民之戶口蕭何入秦丞相府先收藏之

以此沛公得其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陳潛室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極於國家之體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

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予何患於幾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朱沛國

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處深矣然獨不念治天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燄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畧存於博士掌故之府使何與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

平主袁王岡監合編

卷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一

蕭何收秦圖書
蕭何習國家之體要
蕭何器不在人下
蕭何器度越人

沛公以德行仁
應幾王者之師

基業當與商周比隆

樊噲諫還瀾

上

樊噲起屠狗從事行間乃有留居之諫功不在蕭書下問代英材識見固當如此

忠言逆耳利於行

沛公還軍霸上

上

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約法三章

吏民安堵如故

漢世不刊之典

沛公師為有名

因丞相府以收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灰于頃楮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肅何不得辭其責矣

鑑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

所以亡也沛公何用馬願急還瀾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編繆之精曰者素謂無米飾也資攝也欲令沛公反秦會麗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瀾上

郭大有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耕稼之力不多讓也觀其請還軍瀾上使帝不為聲色質利宮室玩好移其心志漢業帝王之基遂端於此不然帝必荒淫敗度將不至于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沛曹平勃其見言不出于下哉

十一月沛公入咸陽還軍瀾上除秦苛法沛公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

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三章三條也殺人

者死治以死罪傷人及盜傷人謂爭鬭傷人不致死也及盜謂及為盜者也抵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皆坐之令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皆不相及餘悉

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安堵謂將士皆安然如堵堵之不遷動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惟恐

沛公不為秦王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政兩漢之興宜哉陳潛室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

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民私約如此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高帝創法定前年書楚還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

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遠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尹起莘

師為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能誅無道秦矣至此還軍瀾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啻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吊民之

庶幾不嗜殺人之意，深得吊民之理。三代得天下，不過如是。

沛公以兵守關。

志不在小。

項伯見張良。

謝羽鴻門。

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偶然者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項籍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

人新安城南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池縣東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胡致堂

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蓋秦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殺而為之以威服天下殊不知昔周既勝殷殷之餘眾盡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威周禮民遠用畢公君陳為之教師教訓漸厚至于三紀然後丕變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當然珍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眾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且奈何哉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聞項羽號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即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內音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

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項羽進至戲戲許宜反戲水名在新豐東饗士卒欲擊沛公范增說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伯其字也素善張良按史記伯殺良嘗活之夜

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入具告因固要

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飲酒禮器也上酒為稱奇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

封庫府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倍與背同言不欺背負其德也

舉決示之者

三項莊拔劍起

其意當在沛

公

范增於項羽雖

未至言聽計從

然尊曰亞父君

臣非不相得者

乃入關以前既

不聞阻其坑秦

降卒入關以後

又不聞阻其屠

咸陽而斤斤

於舉決舞劍以

除沛公微論王

者不危所見抑

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自來羽處請罪而謝伯去俱以告羽因言曰人有大功擊之

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

數目羽數目謂頻數動目以諭之舉所佩玉玦玦音決以示之者三玦玉佩也如環有缺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起出召項

莊入前為壽請以舞劍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當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有兵器所以捍身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瞋音嗔怒而張目也目眦盡

張裂眦音際眼眶也裂破也羽曰壯士賜以斗卮酒卮酒器名四升

一生彘肩噲立飲也噲音食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

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細人指曹無傷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謂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

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間行趨灞

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父也謂范增

羽尊范增次於父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歎恨發解之辭豎子斥項羽不足與謀奪將

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

不絕搖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書法上書沛公還軍灞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搖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鴻門見羽

鴻門見羽

鴻門見羽

衣繡夜行

衣繡夜行

始皇殺子嬰大掠而來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者何者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矣

勢如雷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鴻門之此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定矣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盡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馬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馬以還

見羽鴻門勢不殆哉然行無顧者有左右為之翼護也且羽雖叱咤風雷而其性猶直而不疑多愛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論而不忍可以情動天公於羽故無隙而新有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其勢必難再殺公也況遂軍瀘上封府庫而待其為逆易察而其詞固足冒耶公與留侯蓋無計此款以一

身冒不測而坦分若夷常自為去留羽豈能制其命哉

病大羽之患增不諫又不去殊不思沛公增之君父敵也其害之也且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駭合張良破其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無劍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志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於羽諸惡豈不欲謀殺羽之驚悍不聽耳不聽故宜去然而不去者直以信等事二君非義也是以終身為楚而卒死于曉此真可哀矣或曰伯之為漢如彼其著迹也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之詭譎而羽之寵暴適墮其術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良以計授之密矣豈羽之識也又羽之殘刻必不厚其季父而後顧以家庭之親得為內潰之本及羽既境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之委身他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伯不死羽不生惡故表而出之以成夫燕如伯者亦以勸夫

忠如增者

○趙氏 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報王入秦之時斬首坑殺沉死之數一百九十八萬八千餘始皇兼併六

築長城焚理人經書坑我儒生地游不息使生民肝腦塗地殘虐不道極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于沙丘斯高不矯詔殺

拔麻以立胡亥是無天道也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宮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

以申德北之恨當時天下之人未必不憤然猶快也作史者以此告羽豈不諫哉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可都而霸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燬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衣繡夜行

衣繡夜行

冠

顧所以用之
之道何如

重金襲湯

陽尊懷王為
義帝

戰國紛爭黎民
塗炭蕭何於漢
王失職憤怒時
肯言養民致賢
其識有大過人
者焉可以刀筆
吏少之
立沛公為漢
王
養民以致賢

烹韓生○司馬公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秦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考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故我

其君不義之名明于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而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陳止齋

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量為漢帝議者多咎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繫于匹夫畫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分關中之壞投三叛將其意盡在於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枕于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不敢越境而下也不知夫倚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逆節未卷而劉季以却而奪之矣羽不能止而從王鄭昌于韓以為西秦終亦以飼漢而已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

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

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

致猶復也蓋項羽欲王關中故先復命於懷王也

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專王約春正月羽陽尊懷

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

陽外也命猶令也蓋羽外尊懷王為義帝而內實不用其號令

袁了凡

楚懷王孫心亡國之廢尊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宰而王之一日在上乃

獨運大柄揮置諸將若素君臣然雖羽之懷悍且有宿德固亡假也入關之役獨逮沛公以寬大長者就此一事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具焉及羽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越為西楚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項羽與

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

講和也解折伏也已然曰業言雖有疑心而事已和解矣

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都南鄭

南鄭漢中都郡邑今興元所理縣

以距塞漢路

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關中之惡不

猶踰於死乎能誅於一人之下

誅通作屈

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信古仲字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

天下可圖也

人用賢所以資民

蕭何獨見之言

高祖聞言即

高祖能勇能

怯

亭長即蕭何

之謀

問高祖就漢

中項羽耻王

江東得失如

何

張良燒絕後

道

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胡致堂常言皆曰用賢所以資民也蕭相國乃謂秦民以數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用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祿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

宜○林之奇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羽終為高祖所斃者羽能勇而不能怯故也高祖之

能勇而能怯之效也羽之敗于烏江也亭長驍船侍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以王也顧大王急渡此則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

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故高祖百戰而百勝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羽則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鑑漢遣張良歸韓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中縣名即褒城也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所過棧道棧道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朱晦庵

邵子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程正叔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

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問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丁南湖張良說高祖

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為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焉此程子之語言解能道及者也○袁了凡

燒絕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蓋蜀道險上著鮮秦遺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搖動有舊王之思漢未可附而有也又漢王諸將士多思東歸而道亡故燒絕棧道特限關之而備諸侯盜兵亦一策耳且王以四月入蜀而是年八

月即出定三秦棧道已隨即續也謂良欲為韓綱漢王於巴蜀不知受珠之石長存可攜之材無窮何以錮之乎又漢王賜張良金玉良志以獻項伯使請漢中地漢中當秦蜀蜀良蜀所從出秦道棧道在焉其為漢取天下慮已定于此矣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

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前歸沛公已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

心也良之心奈何○尹氏前此良已書歸漢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

一於為韓已矣○尹氏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

平王天下周監全編

漢紀 太祖高皇帝

韓子房終始為韓

吾必有以重報母

滕公釋韓信蕭何奇韓信

國士無雙

設壇拜將

一軍皆驚

初淮陰人

淮陰縣名今直隸淮安府是

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文記信數從其下鄉

新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

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

漂母妙反以水打絮為漂飯

信喜謂

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日食讀吾哀王孫而進食

王孫如言公子也蓋尊稱

耳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

胯苦化及足下也

於是信俛出胯下蒲伏

俛音免蒲達通反亦作匍手行也伏蒲墨反亦作匍伏地也以手足並行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

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歸漢為連敖

司馬

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釋

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

治粟都尉秦之官名職掌倉庫

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漢王至南鄭

南鄭漢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

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

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

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

漢中府名今屬陝西

無所事信

無所事信謂無所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

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欲東耳安能鬱鬱

何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

印利敬不忠

婦人之仁

轉信登壇數語

劉興項跋已若

指掌以項羽為

匹夫之勇人人

能言之以為婦

人之仁則信所

獨見也

三秦可傳機

而定

自以為得信

晚

蕭何獨愛知

人之名

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為人啞啞叱咤

暗於金反啞為故反懷怒氣也千人皆廢牛人不敢當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等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悅言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

敝忍不能予利五官反角之利說缺也言封爵之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

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彭城秦之郡名今改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

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又曰用東歸之兵且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言不待用兵惟傳尺書而天下可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晚遂部署諸侯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故道秦縣名襲掩其

不備曰襲雍古之州名今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塞古之國名在長安之東今陝州桃林縣

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是也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碌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漢高一見韓信而受之上將解衣衣之

西廷安府是劉屏山時滕公識之于刀銘之下唯何之言能必行于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蘇老泉

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受之上將解衣衣之

推食哺之一見縣布而供其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得追項籍城下

與信越期而不至指數千里之地以畀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祖知三人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

不為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逮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

平主定王國監言編 卷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問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之談王朴平邊之策其畧如何登壇之對最為奇偉追信乃為漢王

母以老妾故持二心

漢王長者

陵母伏劍

臣子之道兩得

問王陵趨向徐庶何如

天道遠人道邇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

言言不主金

卷五

五

○真西山

世謂知人無如蕭相國之知韓信不審果何術也今觀告高祖之言其論天下成敗之勢與劉項之得失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告何者亦此而已何聞其語亦必反覆酬度而洞見其所蘊然後奇之也或謂世故有數言而無實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也何於天下是非得失之故矍矍勝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胸中久矣一日韓信之言適契其意安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眾然卒之無言不酌者唯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最為奇焉

○胡致堂 智謀武畧之士急于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含之則藏也韓信才士耳稽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怪者蕭何既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為信乃為漢王也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始故示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為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驟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則非布比也

○王陵以兵屬漢

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

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

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

母音

遂伏劍而死

○丁南湖 王元之作陵母

文母孟母此過譽也乃其銘曰母之容髮乃老姥方母之器量識明主今抗對項氏曾無怖兮伏劍而死甘如飴兮婦人之服衣兮余兮有忠有烈男子之心兮男子之服冠兮蓋兮惟邪惟佞婦人之態兮嗚呼讀斯銘者可以愧姦佞而勸忠節矣

○郭大有

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遠避復歸于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亦可也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故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況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為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乎

○袁了凡

曹操劫徐庶母以此先主慰而遣之以考治天下者不奪人子母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遣陵夫為天下宜少陵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若陵母之大計則以陵不能為徐耳陵胡以使

者往子詩云凡民有喪劬劬救之况人劫質而母乎雍容命使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不然使於楚是示不屈之志而以殺其母也陵之罪於楚乎彌天矣或曰假陵歸楚可為楚用與曰非然也徐庶知操為漢室久矣其解劉也以存母也操固不得而用之如陵者若庶可也

張良遺漢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

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

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

語塞矣且高允漢書論如莽

然則其事之真偽從可思耳

子房真得微兵之上策

五星聚東井

善陳孺子之為宰平開行

伐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

丈夫疑為亡將當有金玉

寶器目之欲殺平平覺乃

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

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

降漢陳平機變觀其

裸而刺船已見一斑至云不愛

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

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須臾曰子房妙處在遺項王入井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微兵之上策矣

五星聚東井王氏曰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也

丙申西楚二年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項籍使卿義帝行其大臣稍殺之籍乃密使吳賁鄢布共擊殺之江中尹

起莘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王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殺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狗已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之人乎洪容齋楚懷王以牧牛

立省尾纔三年以事考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兄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獨運沛公入關羽不能違致命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故終不能全于項氏然遺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追其亡則次以高祖可也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

丁南湖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廢義帝

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武帝時壺關三老奏辯太子亮而父子之情賴以啟孰謂無補於世道哉

初武陽人武陽秦之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

陳孺子之爲宰孺子陳平字也宰烹牲也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平自言使我得爲宰相於天下之事亦如分此社

肉也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咎魏王名也臨濟本狄縣也漢改臨濟今屬孟州爲太僕說魏王不聽太僕牧馬

禮司馬之屬掌廐事項羽拜爲都尉後復仗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之

即拜平爲都尉使爲膠乘典護軍都尉秦之武官名膠乘隨後車也與主也項監也謂秦軍諸將盡謹淮音謹又音喧謂人謹莫而讓也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陳平兄名伯常耕田

平注家王國益金扁

全無以為資此
實不可為訓臣

縱平遊學其婦嫉平不事生業伯聞
之遂其婦而棄之此嫂疑是後聖者

今大王令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讓魏無知

節尚康古今通
義而在行軍御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聞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
不去抱梁柱而死或云即微生高也有

平時所關尤重
彼后勝相齊郭

信行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

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子楚漢相距臣進奇謀

聞者乎後漢
金者乎後漢

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事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

胡致堂善哉漢王之用人也魏

高論相以平智
有餘而難獨任

言則悅之命為護軍諸將盡謹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諛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辭則又召讓平平之

對既無撓辭亦無留志王疑洋矣則謝之厚賜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為賢受封侯之賞彼其

或亦早見及此
矣

是非明不以讒蔽忠取含害不以小嫌大平獲釋黜黜之嫌無知得

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為用而顧效死也

漢王為義帝
發喪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新城洛陽鄉名三老官名皆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三
董公遮說王

董公遮說漢
王

橫道自言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項羽為無道放弑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

仁義不以勇
力

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

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

帝發喪以告
諸侯曹排挾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天子之令以
臨諸侯同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董公遮說其詞
離出於前卿王

西山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

楚之弑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詞含氣象

卽即漢王弑義
帝兵時繕是使

編素解項羽弑君之罪而肆伐焉則義

師也故以討書之而項羽自是斥名

然設令義帝而
不

既以聲羽之大惡又

朱沛國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紀絕而求與之保命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無

在漢王亦果能終出其下乎

問新城三老

與魯閻三老

其說何如

新成仁義之

說

上下定分如

天地

天下曉然如

帝王之統紀

隨何都生亦

陳此義

激發天下大

機括

順逆之辭與

日月爭光

漢王入彭城

置酒高會

漢軍敗于睢

水

漢王率諸侯

伐楚

彭越去沛二

餘里漢王既入

即當迎取太公

乃垂至于寶貨

美人置酒高會

此與項王入秦

何異卒至家人

仁義之說既不明仁義之說既不明則上下內外素舛失叙固將淪入禽獸夷狄而自不覺者雖欲私一己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祖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縹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籍相角使幸而勝之則是吾與天下人民亦獨以智力相尚耳智不足以相勝則凡智於我者孰不反而以相賊力不足以相制則凡力於我者孰不交臂以相戕禍亂之來焉有窮也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篇書之師一舉使天下灼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心使豪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久既絕而復振或欲竊取而猶不敢者其由此夫

胡致堂

董公諫言然後項氏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鄭生陳此

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許庸齋

董公諫言然後項氏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鄭生陳此

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

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

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

揚沙石窮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千騎遁去

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求漢王反遇

楚軍項王嘗置軍中為質

胡致堂

行轍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諒者也且是行多有可疑者直欲破羽之國都賊則宜亟還禁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置羽而與戰則宜分節諸將擇險進擊可也而乃就寵祿宴安而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父執妻虜身錢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天意大風晝晦

朱沛國

楚軍壞亂馬得有四百年之漢也豈不殆哉

自是以遠始畏兵威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

祖之能取天下本于彭城之戰而其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

綱目云

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

使入彭城遂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人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

雲然已盡然後諸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

平定王周益金扁

漢紀 太祖高皇帝

俱亡幾陷其親
於鼎俎而分羹
之語雖出權變
實非君子所忍
聞也

兩人可急使
韓信可屬大
事

隨何使九江

漢軍築甬道

漢王百建國
本

蕭何守關中

漢立宗廟社

稷

問漢王還櫟

陽立太子如
榮陽立宗廟

計者王鍾金

卷五

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布也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捐委也言以地與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漢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隨何晉大夫隨武子之後也仕漢高帝為謁者蓋當時之辯士也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氏年二十三為正士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為哀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為弱五十六為老也悉詣滎陽滎陽古虢國名漢置為縣今屬河南鄭州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南京二地名也京即京城索水在河南滎陽漢王擊楚騎於滎陽

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是為甬道甬音踊以取教倉粟教也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教山在鄭州滎陽西秦置大倉于此故名教倉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太子國儲副君宗統所主是時漢方控德乃能育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

者輒以便宜施行上表以聞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當之絕史記

漢王與項王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尹起莘王者莘合天下

社稷如何
漢王深得華
溪之義
得為相用人
之道

木渠漢書

陳餘事與宋襄
一轍宋襄不鼓
不成則而用人
於次雖之社陳
餘不用詐謀而
於列國交亦欲
得其首也特知
其迂謬而不知
其愚忌可笑也
義兵不用詐
謀奇計
立漢亦職

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見時漢方立國適當幸蒙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
周志又有滌散之宜漢王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幸蒙之義矣
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
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道也

張南軒

漢高所以得天下以根本先
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

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臭乳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

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何反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

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蒲坂入秦為蒲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

夏陽臨晉秦之縣名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夏陽亦秦之縣名今改為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罌於耕反謂以木押縛罌出以

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秦了凡韓信伐魏不將周叔而任柏直也而後進假魏周叔則如何曰凡爾將材

逐穀而用駒劫燕以敗趙以孝壯當王剪前亡能制孝收能制趙王年能仗趙殺故而用顏聚
趙以亡夫良將制敵宜一端而已信豈不能策魏之不能盡用叔也何必叔不用而倖成功也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西與漢王會於滎

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是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信張耳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

成安戰國趙之縣名趙王歇封陳餘為成安君即今北直隸大名府是也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利井陘漢之縣名今屬真定府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軍

戰國趙之縣名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

色根蘇後饗根取薪也師不宿飽令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

問韓信以木
壘沒軍而定
馳以背水孤
軍而奔趙某
信用兵之奇
抑趙魏之無
備乎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行者之資總曰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

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麾大將之旗也所以指麾軍士也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

人間視間視謂間謀窺視而得知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逐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

幟易志從間道望趙軍從間道望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往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也若汝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裨音皮將之偏副者小飯曰餐謂立駐傳餐而食持破趙後方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

信佯應曰諾佯音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君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鼓行出井

陘口鼓行謂聲鼓而行也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上水軍走音疾疾趙也綿蔓水一名同壁自井州流入

井陘界按韓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壁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決意必死珠絕也謂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

泝水上泝水出恒山在趙州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陪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末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戰予之

生地皆走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

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